太極圖說論

太極圖說論卷之八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一

或曰然則李延平謂世之所爲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愚嘗思之亦可謂善言性者矣吾子未以爲然何耶余曰此非善言性者也延平以世之所爲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動靜眞僞善惡似爲得之其

言求靜于未始有動求眞求善于未始有僞有惡之先是不知性之爲性豈可謂善言性者哉人生有是氣質必有是動靜眞僞善惡相對而言之以從氣質言者指以言性而延乎非之此吾所謂似爲得之者也若延乎求見性而言性猶兼動靜眞僞善惡而言未始有動未始有僞有惡之先是性之爲性止可從其先而言之不可從其後而言之矣豈非不知性之爲性而言性豈善言性者哉葢性之爲性無所爲舍動而求靜幷無所爲舍僞而求眞舍惡而求善之說

也性之爲性雖若可以靜言不可以求靜而不言動者也若眞與善則又不同矣眞則止可以眞言不可以求眞而又以僞言善則止可以善言不可以求善而又以惡言者也吾爲子先取所爲動靜而言之聖人之見性而言性也亦于冥冥陰隲中若有動靜而（此積樸亦止于五經四子[illegible]求之[illegible]）不可以動靜言者以性不可先動而言靜先靜而言動者也以言乎靜而不已不急在其中以言乎動而無思無爲在其中故不以動靜言并不以先後言也其言動靜無論先動而靜先靜而動皆從人氣求之

不從人性求之猶言其靜專其動直其靜翕其動闢
止從乾坤求之不從太極求之也惟氣有動靜性亦
與爲動靜一如性之動靜焉耳今延平從靜而求見
性乃二氏清靜無爲以求明心見性之說不知吾聖
人不從乾坤不言動靜之至理者也然則記所云人
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非以性言動靜之
（見得真說得快）
明驗耶余曰此正聖人從氣質言動靜不從性言動
靜之明驗也諸儒誤認樂記所云紛紛以靜言性如
胡廣仲以靜形容天性之妙紫陽答書辯難謂性乃

動靜兼該若止以靜說性是未感物前渾是天理言靜則可其辯析是矣然猶未離乎性之分屬乎靜之說也抑知樂記所云非以性言性也以人言性也其言人生明以人有生而後言之是從有氣有質已生之人言之非若延平廣仲諸儒一本程氏求性于人生而靜以上言性者也樂記所云乃于人有生以後有靜時說性未嘗于人未生以前性自有靜時說性也蓋惟人生而後有是氣質有靜時即有動時性在人生氣質中安得不以氣質之動靜亦與爲動靜

耶安得止爲氣質言動靜不爲諸性而言動靜者耶若從人生以前言性是卽程氏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所謂不容說者有何不容說哉亦以人生而靜以上止容說靜不容說動而已以人生而靜以後一落氣質中不能無動動則不能有眞而無僞有善而無惡不可以靜言卽不可以說性矣故曰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此諸儒止知本程氏言性不知卽本二氏言性之大旨也若記之所爲人生而靜乃對感物而動言也其以人生言天性乃稟天下賢智愚不肖

有氣有質之人皆有是生皆有是性皆有是靜非若諸儒言靜說玄說妙之言靜也以人生未爲物感吾性若無所欲而靜焉者及爲物感而吾性若有所欲而動焉其言性之欲者亦以吾性爲其所感而吾性若有所欲欲之爲言卽倚之爲言也非言私欲之欲也言吾性爲所感而吾性之有知有覺一若有所欲言焉一若有所欲爲焉而不能無動者乃性之欲也夫旣以感矣動矣物已至吾前矣吾之性又已知之覺之而欲有所言欲有所爲矣吾本吾知吾覺知其

可好而好之知其可惡而惡之節于內而不誘于外（可作人生而靜注疏節二一載亦須兩存）靜亦不失吾天性動亦不失吾天性斯為賢知之人吾不本吾知吾覺知其可好而不好之知其可惡而不惡之無節于內而誘于外既失吾天性于動并失吾天性于靜斯為愚不肖之人是其言靜與程氏言人生而靜以上亦有何涉紫陽折廣仲止折其說支說妙雖取樂記言靜折其言靜又徒以性之本靜屬之此諸儒立說紛紛而未有已也然則人生而靜以上其為性也靜既不可言靜動亦不可言動必兼動

靜而渾言之是先靜而動抑先動而靜耶抑不必以先後言之物必以先後言之物耶余曰此聖人之所不言吾烏得而言之然而乾坤之大其爲氣也有陰有陽其言陰陽也必先陰而後陽其言乾坤之專且直翕且闢亦先靜而後動而天之命行乎陰陽之中

桂山作文例應一氣發舒斂有融會貫通之妙大家手筆

亦與陰陽二氣之先後言先後而已猶人之性行乎氣質之中亦與氣質之動靜言先後而已人必從天人性命之後推之天人性命以前先靜後動而言之亦何不可言然而聖人終不以動靜言亦不以先後

言也子必從動靜先後求之吾不得不從聖人所已言求之其言性也亦止知言其動不言其靜而已矣從其先而求之亦止知言動于先從其後而求之亦止知言動于後終不先言靜而後言動終不先言動後言靜而已矣如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如言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終不先靜言動之說也如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如言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終不後動言靜之說也蓋氣之有陰有陽亦如一吸一呼苟以氣之呼吸而見其有動有靜也遂謂天人性命亦如氣

之以呼吸爲動靜是天命之不已必一已一不已至誠之無息必一息一不息而後可以從靜言動也是所睹所聞可以有戒懼不睹不聞可以無戒懼造次顛沛可以必于是非造次顛沛可以不必于是而後可以從動言靜也然而聖人之言性也止從其不已不息之動而可見者言之後之人猶有以先陰而後陽先靜而後動之說似以聖人從動言性爲未足况諸儒不從聖人不已不息言性一若不已不息之性本有已有息求諸未始有動之先㝠㝠然以靜言之

何怪乎二氏之徒○不徒以言動非聖人○且○以不上歸○非○聖○人○而聖人之言○性○不可以爲訓于天下○不俟二氏之徒○從畔而去之○乃○吾○聖○人○之○徒○已○先○畔○而○去○之○矣○嗟乎▶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不知幾何年矣○而天之○爲天○其運行不○已○如是○是○其○氣○爲○之○是○徒○以○其○氣○爲○之○耶○亦○其○命○之○不○已○爲○之○耳○人之爲人○其生生不已如是是其氣爲之○是○徒○以○其○氣○爲○之○耶○亦○其○性○之○無○息○者○爲○之○耳○而諸儒必以靜求性○是○必○求○天○于○無天○之○先○其○命○必○有○已○而○後○有○不○已○求○人○于○無○人○之○先

其性必有息而後有不息如是而言窮理不如不窮之爲愈也能不爲之三歎者耶然此又不止延平廣仲爲然也卽伊川言性本眞而靜紫陽以未發解之皆未離乎求靜之說者也諸儒遂多以巳發未發論性而不知其非者徒以二氏之言靜求諸聖人之言無一可强借以言之惟巳發未發與彼言靜言動若有合焉遂不顧其有當與否輒取而附會其說如黃勉齋稱其先師論未發以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無惡而不知所爲巳發未發絕非中庸之言巳發未發

也中庸之言已發未發亦指人之氣言之非指人之性言之也中庸以天命爲性率性爲道是以道即性性即道也故下直接道不可離即性不可離不睹亦戒不聞亦懼如是其不離無所爲未發即無所爲未發而靜之說也又言隱而若見微而若顯如是其不離無所爲未發無所爲發猶未發亦無所爲未發而靜之說也此皆言性即言道言道即言性可以從天之命而言性可以從人之性而言道可以從人之道而言修皆以性言性不以氣言性之至理也惟君子

于道其加修如此其全乎天之命又如此吾性之爲性必有從而驗之自必從吾性之情而驗之所謂已發未發非言性言情也是以性而驗其情即以情而驗其性也人之情不過喜怒哀樂而已小則一身一家驗之大則國與天下驗之莫不本是情而見諸其事本是事而見諸其理本是理而見其中與不中之節惟修道之君子全乎性與道之功其情之爲喜怒爲哀樂未接于事是其氣之有靜之時也斯爲未發若常人之未發吾不知其爲中焉否也君子之未發

雖未發而吾知其必中而可制之中且可謂之大本以天下萬事萬理無不根吾性之情而有以存之者也其情之爲喜怒爲哀樂既接乎事是其氣之有動之時也斯爲已發若常人之已發吾不知其爲和焉否也君子之已發發必中節吾知其必和而可謂之和且可謂之達道以天下萬事萬理無不由吾性之情而有以通之也故下直日此皆君子戒懼愼獨有以致之而然也諸儒何所見而必以未發爲性之本體且以未發爲性靜之本體言之夫中庸之言未發

明以喜怒哀樂繫之以其氣之未發言靜卽其情之
未發言靜而已雖情亦性中自具之情言情卽言性
然大聖賢人言性自言性言情自言情若以人生而
靜不言氣而言性此直言未感之性矣未感之性雖
可言喜怒哀樂亦何必言喜怒哀樂雖未可謂之不
中而未可卽謂之中如言人之率性謂道性卽是道
而已吾不知其能戒愼能不離是道耶不能戒愼不
能不離而非道耶苟必以人生而靜未發時私欲未
形純乎天理不可不謂之中天下恐夫愚婦偶發而

中節者亦不可不謂之中矣然恐夫恐婦其發不中節者多矣亦可謂之中乎即欲以人生而靜私欲未形純乎天理言舍未感之情不言而言未感之性此時雖無不中之可言亦未有中之可言無喜怒哀樂之可言又何喜怒謂中哀樂謂中之可言如是而言欽十有八年來同案其書先者有何二節可據以相訛性直以天命謂性言其純粹以精之至善可也又何庸特指喜怒哀樂之情而止從人性之發而爲情者言之其特指喜怒哀樂之情而言未發者乃專就喜怒哀樂未發而言即專就喜怒哀樂未發之一將而

言之耳故言未發卽言發言未發爲中卽言已發中節爲和已發未發未嘗不可以動靜言亦以一時之動靜言卽如以一息之動靜言也若延平言性求靜于未發之先自必如嬰兒之良知良能從性中來斯爲從靜中來矣自必如聖人之不思不勉從性中來斯爲從靜中來矣然以是未發之靜歸嬰兒嬰兒不受也嬰兒之良知良能從性中來不從靜中來苟從靜中來是良知良能止可于靜而未發見之不可于（靜靜本言靜靜性言）動而已發見之也嬰兒之爲嬰兒其良知良能可知

嬰兒之不為嬰兒此良知良能猶不可知也以是未發之靜歸聖人聖人不受也聖人之不思不勉亦從性中來不從靜中來苟從靜中來是不思不勉止可于靜而未發見之不可于動而已發見之也聖人之為赤子此不思不勉可知聖人之不復為赤子此不思不免猶未可知也又安得如中庸言修道之君子有不發不發自中有不發發則自和而為天下之大本達道如是也哉諸儒止為真靜二字求真必求靜求靜必求真本二氏之旨而求聖人之言以實之此

余之不能不爲曲折而辯之也豈得已哉

此篇將諸儒入二氏魔障而不能出者桂山單刀匹馬從百匝重圍提而出之眞轉旋乾坤大手歎絕歎絕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二

或曰延平求靜之說旣得而聞命矣至求眞之說吾子亦謂其非善言性可得而聞其說歟余曰此其說雖與求靜似殊而其不可以是而言見性則一也眞之爲言猶吾儒誠之爲言也與二氏言眞則同其旨不同耳夫性之爲性有眞而無妄者也不可無妄而言眞者也誠者天之道也無妄元亨天之命也故性之爲性有何誠于先而不誠于後必從未始有妄之先求之性之爲性有何不妄于先而妄于後必于未

始有妄之先見之若止于有誠無妄見性而于有妄無誠不見性性之不可以誠專屬之久矣止于有誠而未始有妄之先見性而于有妄而無復有誠之後不見性性之不可專以誠屬之更不可以無妄專屬之久矣今延平止于未始有妄之先求性之誠不言誠而誠自見也又何必求而後見之哉惟于既已有妄之後性已不誠而不可見矣性不可見而性之可見者自在斯可謂眞能見性耳延平徒知所爲眞者性也所爲妄者氣質也求眞于未始有妄之先猶求

何其爽明如是

靜于未始有動之説也○故求靜于未動之先○有眞無妄○而性可見求性于靜而有動之後○有妄無眞而性不可見○苟如是而言性○自必終其身靜而眞可有○有一息之動而眞不可有終其身靜而眞存眞存而性存一息之動而眞亡眞亡而性亦亡將必使其人爲二氏剛之能不服果有靜而無動之人斯爲有眞而無妄之人斯其人必爲有性而無氣質之人而後可也嗟乎人之生而有氣有質與性俱來者也不可以先後言者也惟知性不受役于氣質而氣質受役于性止見性之眞不見

氣質之妄乃吾儒之見性非二氏之見性也不知氣質不受役于性性反受役于氣質止能見氣質之妄自不能見性之真乃二氏之見性非吾儒之見性也故二氏必于靜求之不可于動求之而吾儒不必于靜求之而于靜見之不必于動求之而于動見之二氏可于真求之不可以其真入妄而求之吾儒于真求之可以其真入妄而見之于妄求之亦可以其真去妄而見之此延平能言靜言真于先不能言動言妄于後與二氏言性見其偏而不能見其全相去何

必有間哉亦不過本伊川言眞而靜明道言人生而靜之說不足與聖人言誠言無妄一致而同歸者也二氏見眞不見妄之說此所爲似是而非非見性之言乃賊性之言也性若止可靜而有其眞此性直如嬰兒如混沌一無所用之物何以立法象而定三才成此生生不已之世界耶千百年愚天下之人而不知其非亦徒爲二氏不死無生以氣言性而塞盡天下人性靈之竅耳非桂山持巨靈斧此障何時鑿開快絶快絶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三

然則延平善惡之說亦猶眞妄之說耶余曰延平以眞妄相提而言猶以性之見于靜而存者言也若以善惡相提而言直于性之見于動而發者言之矣彼言世之善惡相對非性之善惡似乎猶知性爲無對之善自當于善之無對求性又何善惡先後之可言哉乃猶曰未始有惡是其所爲惡者乃先未有于性中而後有于性中之惡矣猶程氏言未有惡之性止可說天命之性不可說人受之性有惡之性止可說

人受之性不可說天命之性其義一也嗚乎夫古今大聖賢人皆以明白正大人人皆得而見人人皆得而聞之理一一指以示人世之人習而不察止一性善之善字苟能知其爲無對之善自不肯與氣質之有善有惡者相提而並論矣惟不知其爲無對之善自必以氣質有對之善與天命無對之善相提而並論矣諸儒之求見性者既以天命無對之善言又復以氣質有對之善分先分後而以惡言之既以氣質

如着繭案入荊棘

有對之善言又復以天命無對之善分先分後又分

有分無以先有善後有惡言之旣曰天命之性自在氣質之外又曰天命之性卽在氣質之中旣曰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天命之性不存焉又曰善反之則天命之性存焉譬諸失路之人立岐旁之地莫知所適且前且却終不知于何歸宿而已矣北溪陳氏解性字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者理是汎言性字從生從心專指人生具是理于心而言之者也北溪解字義惟從聖賢所已言明之故其言從生從心生之爲言統人而言之心之爲言從人之血肉而言之以有氣有

質之人有是血肉之心賦之以性而存主于其中止
從形後有說性者也蓋天旣命人以性未有不從人
形而後有說性而反從人生而靜以上以說天命爲
說人性而說之者也嗟乎如此明白淺近之字義猶
而不察言性言氣質無一了然自不得不爲二氏引
而去之其言則依附聖人之言其旨則根本二氏之
旨耳故其言耳目口體未嘗不以能運能動以氣質
歸之言心未嘗不以能知能覺以性歸之然亦止知
耳目口體之有異于心而不知心之不異于耳目口

體也○蓋耳目口體一血肉之物心亦一血肉之物也
夫以一血肉塊然之心○二氏之徒求其見此性而有
以見之使此性之知覺與吾血肉塊然之心化爲一
體而曰吾心明而吾性見矣至耳目口體亦血肉塊
然之物也二氏必斷之截之必不使吾心吾性化爲
一體徒以其能賊害吾心性而仇疾之皆非其所爲
如此說既對如昧昏中人莫比
性之知覺止能化吾血肉之心爲性而以善歸之必
不能化吾血肉之耳目口體爲性而必以惡歸之明
驗耶夫既不能本聖人之見性言善惡但必本二氏

之見性言善惡遂以氣質爲惡而未已也且以氣質惡性亦隨之惡而未已也并以性隨氣質而善者固爲性之善性隨氣質而惡者亦不可不謂性之惡然以是言性而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歸諸無善無不善而後已者此二氏之所爲明心見性而不知有何明何見之可說而必以爲舍此更無可說不亦天下大惑不解之人耶抑知古聖賢言性善亦言無對之善而已不論其在天而未落氣質之先在人而既落氣質之後無在非純粹以精而無對者也并若

諸儒指借天地之性徒以一善字不知其位置何處

（彼盡皆儒所家之見）

而虛以名之徒爲求眞求靜之地而已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之爲言常也久也聖人以其言常也推恆而言之曰庸推衷而言之曰中以其言久也推之天而言不已推之人而言不息北皆未嘗以善名而未嘗不可以有善無不善名未嘗不可以純粹以精之至善名也故孔子始言繼之者善孟子始本孔子而言性善而不知孔孟從古人言恆而言中言庸言不已言無息乃統而名之曰善爲

其爲言之至理之至也蓋善之爲善有舉其統而言
之有從其端而言之孔孟之所爲性善亦從其統而
言之不從其端而言之者也從其統而言之則仁義
禮智孝弟忠信雖百善萬善莫不皆備于吾性中有
何惡之可對而言哉及其落氣質而有爲也雖堯舜
生知安行與湯武之反之其爲仁爲義爲孝爲悌能

異乐○精至切鍾出一个○天心

如堯舜盡此純粹于性中不能如堯舜盡此純粹于
性中尚未可知也而況大賢以下之不遠復者乎而
況中才以下之頻復頻厲者乎由是以性之能孳與

不能率能盡與不能盡取善惡相對者而言之耳今儒者以人生純粹以精天賦人于氣質中謂之性者推而遠之以歸于天指爲不容說之性反以與性俱來之氣質于人率是性時因而有善有惡者爲氣質之性謂之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由其言而推之是天地間止有二氏說靜之性必無大聖賢人兼動而說靜之性止有二氏說眞之性必無大聖賢人去妄而說眞之性止有二氏說無善無不善之性是性必無大聖賢人說有善無不善之性是性矣此所爲不知

可爲浩歎

天而自為知天徒以有善無惡歸諸天而曰天之命不知人而自為知人遂以有善有惡歸諸人而曰人之性夫不知人性之為性又安知天命之為命不知天之命有善而無惡之為命又安知人之性有善而無惡之為性哉嗚呼吾為性善一言與子反復辨論舌倣筆禿而不能已子未嘗不喟然太息更端以請而弗倦焉亦若以吾之所言惟子得而知之非人人皆得而知之者也吾又安能不以人人皆得而知之者言之夫天之在上而高明也如此地之在下而博

知此閒論人之心即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

厚也如此人類居其中而芸生也如此使非有一至善之物為主于其間而三才無與立矣使有一至善之物又有一不善之物亦得為主于其間而三才必無與立矣使有一至善之物與一不善之物皆得為主于其間而三才無與立者又有一無善無不善之物為主于其間使有善有不善之物皆退而聽命而三才始有與立則三才之不立不徒不立而已也且不俟終日而無之亦已久矣又何並立之可言哉蓋天地與人之為三才也以此有一至善之物無古無

今並立而爲三假使有一至善之物又有一不善之物並列于其間則天地與人之並立而爲三者一有善有不善之天一有善有不善之地一有善有不善之人是天亦無所用其至善而主乎高明地亦無所用其至善而主乎博厚人亦無所用其至善而主乎芸生惟彼無善無不善之物可以舉天地與人之善不善而盡無之而天地冥若虛無人物歸于何有于是時而求一獨存于古今上下無窮無極之間惟彼氏一人而已矣豈非三才之不立不徒不立而已不

俟終日而已無之之說耶吾儒乃云恐人死執孟子性善之說遂以氣質之性爲聖賢不發之秘以纔說性便有氣質纔說氣質雖有性安得無善不善是諸儒止能說孟子死執說性不說氣質爲非而不知諸儒不以性說性止能死執氣質說性爲絶非此余所讀其書未嘗不爲之三太息者也又安得不更取其死執氣質說性者與子明之今夫天之高明而在上地之博厚而在下人之芸生而居其中皆三才之所爲氣質者是也天之四時有時而無序地之五行有

時而無紀人之萬類有時而失其常此諸儒皆得指

一反一正一附又一翻曲折喩人尚善不[illegible]

爲不善之物之爲之者也然而天之有時而無序者終于有序地之有時而無紀者終于有紀人之有時而失常者終于不失其常此豈不善之物既已反其道又能復其道而主之者耶抑惟此至善之物既能使其常者不反其道又能使其變者必反其常而主之者耶此所爲不獨吾與子知之人人皆得而知之也嗚呼自開闢以迄于今天地與人有是性命有是氣質有是有善無不善有是有善有不善既已如斯

矣吾不知彼二氏者將以無善無不善之物無吾至善之物耶夫天地有是至善之物是天地之命也人有是至善之物是人之性也無三才至善之物是無三才之性命也性命無而三才亦無矣將以無善無不善之物無吾不善之物耶夫天地本無不善之物而亦若有之者是天地不能無氣質也人本無不善之物而亦若有之者是人之不能無氣質也無三才不善之物是無三才之氣質也氣質無而三才亦無矣夫天地與人並立而三自開闢以來無二氏無善

無不善之說而天地與人之為三才未嘗不為三才其並立未嘗不並立如是其恆久而不已者以天地與人各自有至善之物以無其不善之物氣也質也可以變而化之者也命也性也可以率之由之而恆久不已者也即有彼氏無善無不善之物雖欲用之又烏乎用之乃諸儒必死執氣質說性一若欲取彼無善無不善之性而用之者然究不知何所用之乃徒以有善無不善之性虛以與人以無善無不善之性推以歸天嗚呼以是歸天而（彼人明辨）天肯受之否耶亦仍

歸彼氏受之而已矣

千古善惡二字從氣質說者諸儒必竟要從性說千古善惡二字從性之入氣質說而不入氣質者自在人而不在天諸儒必要從性之入氣質者說性又必從不入氣質者另說性而性遂不在人而在天矣桂山苦心筆筆血縷所濡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四

或曰然則性之爲言止可從人生心而有者言之非人生心而有者不可以言性矣乃或本天而言其原以命爲性者有之或從人而言其流以氣質爲性者有之皆非從人生心而有者言之耶余曰然自古大聖賢人苟非以人之爲人有是心之爲心即有是性之爲性必不言之矣使言人而不必止言其有心言人之有心不必止言其有性則大聖賢人亦必不直指其心而名之以性矣苟不必直指其心而名之以

性則性之爲性何以必別乎天所賦之初不名之曰命而名之曰性亦如張子天地之性之說何不可之有哉又何必別乎人已受之後不名之曰道而名之曰性如程子性即理也之說何不可之有哉從古大聖賢人惟知性既本乎天而已屬乎人性既受于人而已屬乎心止從人之爲人言心言性如是其眞重眞切而言之耳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此可知性爲下民言性而言之也書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此可知性爲烝民言性而言之也記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可知性爲人人有生言性而言之也性相近習相遠此可知性爲習善習惡之人相去遠近而言之也即天命謂性繼善成性不過從人生以上而及人生以後言之耳若止從人生以上言之是言未受于人直謂之命不謂之人之性矣止從人生而後言之是言率于人直謂之道不謂之人之性矣必指人生而靜以上言性猶之舍性言命猶之舍人言天必以性即理也言性猶之以天混人而言性即以人混天而言命如此而言性又安知聖賢言

性之傾重與切而漫以率略無當自伸其說而已哉
且從人生而上言命者言性既以天與人相去一間
而言性自必以人生而後言氣質者言性亦以氣質
（與彼所之論）
與性相去一間而言性不知以命與性相去之一間
猶可以一間言若以氣質與性俱來而以一間言性
所去之一間直有毫釐千里之迴絕者矣此其不得
不死執人性一落氣質必不可以說性天下必有執
而問其維天降衷若有恒性者安在乎自不得不以
人生而靜以上所爲天命者指以示之而已矣而人

之爲人必有是性求之于受性之先以命爲性而性無所得焉求之于受生以後以氣質爲性而性又無所得焉是從古聖人所爲根于性而爲心發于心而爲性以成其有氣有質而爲人者求之天人相與之際乃一無所歸着之物又何廑于聖百賢遞相祖述如是其愼重眞切而言之哉嗚呼天下之言性者必舍大聖賢人言性而自謂善言性亦未嘗反復而深思之耳或曰吾子言性可謂深切著明矣然則主心爲性之說止可從人言之卽物亦不得而言之乎余

曰人之性固不可與物比而言之然人爲天所生之人物亦天所生之物均有氣質均有是性雖聖人言盡人性亦未嘗不言盡物性聖人以物之性共與人絕殊者自在不必與物相提而並論也乃諸儒必相提並論比擬牽引遂與從古聖人言人言物迥乎不同推其故亦止不以氣質言氣質而必以氣質言性之過也惟不以氣質言氣質而必以氣質說性故不以性說性而以理說性謂氣質偏者理亦因而欠闕苟如是物之氣質必不及人愚不肖之氣質必不及

賢知之人以故言氣質有偏全理亦因而欠闕猶之言性有偏全理亦因而欠闕也由其說而推之不以理說欠闕而以性說欠闕必有不可以說性者不得不舍性而說理耳而不知大聖賢人說性從無以理爲性者紫陽以爲自古無人敢道惟程氏發前人所未發者此也夫從古大聖賢人未嘗不以人與物比而論之然亦止言人之與物其氣質有欠闕不同之處猶言聖人之與庸人其氣質有欠闕不同之處必不言人之與物其氣質欠闕不同者卽其性亦欠闕

不同猶言聖人之與庸人其欠闕不同者即其性亦欠闕不同者何也以氣質之爲氣質其欠闕可得而言之性之爲性其欠闕不可得而言也故其言人物之性相去絕殊者亦就性之賦于人人已成其爲人性之賦于物物已成其爲物而言之耳人得是性而爲人雖爲聖爲賢而自成其爲人物得是性而爲物雖爲麟爲鳳亦自成其爲物而已以人與物各得是性即各以所得于是性者發于其所得氣質中相去自爾絕殊豈性之本有欠闕其絕殊如是哉然則人

與物之性同賦于天人得無殊之性爲人物得無殊之性爲物人與物無殊而如是其絕殊者非性爲之直氣質爲之耶余曰性之爲性止一性而已猶命之爲命止一命而已雖有萬物不可以一物有欠有闕言之不惟人之性不可以有欠有闕言之者也天下至微之物莫如螻蟻其有君臣也非其性之有知有覺爲之耶然螻蟻有君臣亦不過螻蟻之君臣而已

必如此說方顯出一个性字不爲氣質二字所埋

人類之君臣乃參天贊化之君臣豈螻蟻可得而比方之哉茍其性之所發有是君臣之義于螻蟻氣質

中不可謂與人類所發之義以大小而區分之也性
固非可以大語之而不可以小語之者也燕雀之父
子其有父子也非其性之有知有覺爲之耶然燕雀
之有父子亦不過燕雀之父子而已人類之父子乃
明天察地之父子豈燕雀可得而比方之哉然其性
之所發有是父子之仁于燕雀氣質中不可謂與人
類所發之仁以大小而區分之也性固非可于大語
之而不可于小語之者也今儒者亦言螻蟻燕雀能
與人倫相近謂人與物各得是性矣何以又言螻蟻

燕雀只占得一點子遂將人類稟得一偏類而推之閒慈愛之人少決斷決斷之人少慈愛不惟物得一點之性多欠闕之理即人得一偏之性亦多欠闕之理明與人物各得是性自相矛盾而言性者何故由是言之人以螻蟻之有君臣徒以庶物知有君臣者少一若惟彼知有義而歸之耶若止以其一點之明即以人之見義不見仁見仁不見義亦然是豈以螻蟻止知有君臣而已謂其無生育之父子可乎謂其無配偶之夫婦可乎謂其有小有大而無長幼可乎

謂其相呼相引而無朋友可乎是性之所爲有親有別有序有信皆爲所蔽而不發乃鳥獸之屬以有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各取一物而當之者矣又莫不以此物之與此倫相近者稱之以爲人與物同稟性之一証今必謂其止此一點之明其餘皆爲所蔽豈螻蟻有君臣而飛鳥之于鳳皇走獸之于麒麟鱗介之于蛟龍獨非君臣乎哉東觀漢記鳳皇集潁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小鳥多至餓死不敢離而守之此亦見君臣之義之出于性者

莫不有之凡有血氣之物既皆有性亦皆有人倫之知覺在其中即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鳥鵲營巢向背歲時之類亦皆知覺所爲也乃徒執所指之一端謂得乎此者闕乎彼得乎彼者闕乎此遂以人生稟得一偏爲說有惻隱無羞惡有羞惡無惻隱曰不以爲善而以爲惡指之又善惡皆天理惡本非惡或過或不及皆可謂惡之說發明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不已過乎至其言草木也既言草木之性與人物有別矣及言枯槁之物均有此木然之性如大黃性寒

附子性熱且言木燒爲灰灰陰爲土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紫陽以徐子融謂枯槁之物止有氣質之性無本然之性爲非以陳才卿枯槁之物各自有本然之性爲是夫以草木無知而謂有本然之性自不得不以一草一木各有一性各有一理理卽性性卽理天下無二理自無二性以混于言理者可混于說性也答余方叔書又以瓦礫比附子大黃亦各有性亦各有理推而及于竹椅舟車亦各有理以明天下無理外之物卽天下無性外之物也是天下之人

與物鳥獸與草木生有生氣死無生氣者不可謂之無理即不可謂之無性也人苟言枯槁無性即是枯槁無理矣苟言枯槁有理即是枯槁有性矣從古聖賢止言天命言人性由人性推而及物性終不以人與物相提並論況以枯槁無知比擬牽引而說哉此以理字易性字立說推其流禍雖滅性而無存亦于是乎在矣

儒者說性必將大聖賢人言性舊案翻得淨盡即一氣質之性說到草木無知枯木死灰亦是性又

恐說不去將理字換却性字說總緣惑于佛氏將性字攙入虛無去說說得無影無蹤便是至玄至妙儘將大聖賢人性字推入氣質去而佛氏斷截氣質眞眞是見性之人異端曲學之流害至此桂山字字將性字本來面目刻畫精明如生人一般活現一个耳目口體與異端曲學畵人畵鬼了無把捉不同鏤盡心神一讀三歎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五

然則吾子以螻蟻君臣燕雀父子推之人倫之理亦莫不有以明人與物止此一性有此知覺而物之無知覺者不與焉然則人與物同此知覺相去絕殊是眞氣質爲之而與性無與者可得而竟其說歟余曰子徒執氣質之偏理亦因而欠闕以疑氣質者疑性而未有已耳今夫天之有日月星辰天之氣質也地之有山川五行地之氣質也人之有耳目口體人之氣質也鳥獸鱗甲之有飛走游行萬物之氣質也各

有氣質各有性而始成其天地人物以充塞乎兩間人與物雖各受于天而爲性惟人能體天道而並立爲三才不必言矣至于物不問其大小莫不有一倫之可見推之又若無一倫之不可見與人亦無殊焉者性爲之也至飲食男女趨生避死其知覺與人無殊者亦其性所發之情無小無大莫不從其物之所

非其退微　三才　萬物雨明人鬼至理於不能道一

得而發之物之大小殊而性之大小無殊以物之大小而見其大小而已故非獨人與天地稱三才卽物與人亦得與人連類而稱萬物者亦可得而知其故

矣故天之爲天生物育物玆挺內外莫不覆之而人雖聖人其生物育物光被所及九州而已豈人之受性于天有所欠闕而然耶未有不知人之氣質比諸天不能如是其廣大者非其性有欠闕而若是也使人之受性必有欠闕于天之處天之生物育物輔之相之猶恐不足况能裁之成之綽乎有餘制其過而補其不及以左右斯民乎人之爲人五倫四德智愚賢不肖莫不備之而物雖麟鳳以靈稱首四焉而已豈物之受性于天有所欠闕而然耶未有不知物之

氣質比諸人不能如是其備美者非物之性有欠闕也使物之受性必有欠闕於人之處人之五倫四德推而求之麟鳳之靈猶恐不足况推而求之蟲鳥之蠢反若有餘知倫理而識趨避以自成其類乎嘗試取而譬之屋漏之明昭昭之多耳可與天地之無窮比量耶然而無窮者天之明昭昭者亦天之明以昭昭之小與無窮之大分大小而言天可也以昭昭之天之明非即無窮之天之明分大小而言明可乎挹注之水一勺之少耳可與大海之不測比量耶然而

（人心謂心庸个大天　豈能）

（透徹此理否）

不測者海之水一勺者亦海之水以一勺之少與大海不測之多分多少而言海可也以一勺之海水非即不測之海水分多少而言水可乎使必以物之氣質其小如是必不能如人以小氣質者小其性是性之大莫載者小亦能破矣彼君臣之義是何義乃至螻蟻而有所不能已父子之仁是何仁乃至燕雀而有所不能忘螻蟻燕雀竭其力致其身於其君親亦螻蟻燕雀之大忠大孝耳夫螻蟻之氣質止能爲螻蟻之忠孝其視人之不忠不孝且有加焉使必以其

有愧于人之忠孝而少之亦未通乎畛域之外而爲說者矣此足以見氣質之有大小美惡可以分人分物言之而性之無大小美惡不可以分人分物而言之自然之理也况乎人之爲人與聖人同類之人即有昏明强弱之不同其性本無欠闕其理亦本無欠闕而必以氣質偏而理欠闕爲說可謂天下之善言性者哉若草木無知不可以性言止可以氣質言者以草木本乎地而生其氣與質即地之氣與質也地得天之氣而有陰陽草木亦得地之陰陽又分陰陽

而有之地得天之氣而有五行草木亦得地之五行又分五行而有之故地之有氣質而有草木猶人有氣質而有爪髮也地本天之命爲命能通于有氣質之人與禽獸而不能通于有氣質之草木猶人本天之性爲性能通于氣質之耳目口體而不能通于氣質之爪髮其義一也然而草木無知亦若有知以其爲枝葉爲花蕚爲果實一如有所安排品定而燦然于四時皆地本陰陽五行之氣爲之一似有其性焉之耳乃以其有是生意亦本生之謂性之說以性爲

理而言之人可不愼于立說哉〇

上篇言人與物絶殊在氣質而不在性然初學尚不能通悟必有此篇雖販夫販婦皆能通曉而况讀書明理人吾讀性理書凡四五過從無此種文字人不從桂山遊亦虛生人耳

太極圖說論卷之九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六

或曰然則孟子言性未嘗不以山之性水之性言何哉余曰此正孟子所謂不善說詩必以文害辭辭害志之說也人亦未免有不善讀書之誚耳孟子與告子論性本以水喻性耳非言人物有知之性而及山木無知之性也特借水以喻人耳水之無不下者水之氣也水之決東而東流決西而西流者亦水之氣隨所決而下之勢也告子以水之勢東西無分者喻

性之無分其意在水之勢與水之無分耳不在以水之勢說水之性水之無分說水之性也孟子亦以水之氣下而不上如火之氣上而不下喻人性之有定

[illegible]

其意在水之氣與水之下而不上不在以水之氣說水之性水之有定說水之性也水之本一定而下者有時不一定而上而曰是豈水之性哉亦以水喻性即以喻性者說水之性耳不虞後之人害辭害意遂以爲口實而言之也如必害辭害意如此孟子豈不能易水之性爲水之氣易水之下而不上曰是豈水

之氣哉然既與告子借水喻性又何必不借可使爲不善之人仍借水以言性哉此其言牛山之木以山之性言亦猶是也木之美本山之氣而生今美者不美而濯濯無材如此亦以文不害辭辭不害志不曰是豈山之氣而曰是豈山之性豈不知言山之氣更切于言山之性亦以人喻山以材喻性方借山木以說人性即借性而說山木不徙以山木說山木從彼言氣爲切而以人性說山木從此言性爲尤切耳夫聖賢人見性之至明而出詞之不苟也今世之人以

天地有氣有質本來生成之物借性以言者多矣其言物也如金之性剛木之性柔烏菫之性惡參苓之性善其言人也南人性弱北人性强此人天性急而少和柔此人天性緩而少强很無論有知無知莫不指氣質之本來借天性而言之皆此類也若大聖賢人言性必不借氣以言性如言强則言南方北方言而强南方北方言風氣而强言性如言勇則北宮黝孟施舍言血氣曾子大勇言性不分氣與性而分氣與性自在其中世之人習而不察認氣質爲天性者

多指以爲尸寔無論草木鳥獸有知無知無不假借而言之譬猶道爲天道德爲天德此道德所由名也至言事論物不得不指借而言之如言君子之道亦言小人之道言君子之德亦言小人之德雖性之爲性有將如道德虛位借而言之然從古聖人說性止說性論氣質此言氣質必不以氣質混性而言性混氣質而言氣質者也知此而執一理字以草木鳥獸有知無知之氣質而言性又推及于人之氣質而言之其害性也必矣且理之爲言與道之爲言亦自

有分焉者也道者指其理之統而言之理者指其道之端而言之也可以道該理而言之不可以理該道而言之者也猶之性可該理而言之不可以理該性而言之也故諸子百家以氣質有知之物言性者亦備有之至以無知之物直以性言者無之矣惟道家闢說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直以金性剛木性柔言之而不以金質剛木質柔言之者是也惟佛氏言心言性北知以金剛不壞言性不知以天德之剛言性以金剛能碎一切物與道家以五行言性略同猶

以耳目口體言作用是性一也亦不足爲不知性而說性之一證耶

此篇專爲借性言性之說不明特爲一一指點是桂山訓詁四書文字其妙絕如此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七

或曰蔡氏季通輩主張氣質以下愚不肖終難變化然自古及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人生氣質其勢極重紫陽亦謂氣雖理所生既生此氣氣能用事理亦管攝不來陳了翁以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紫陽云何故天生止有幾聖賢人由是言之聖賢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及人人皆可爲堯舜亦大概以理言之不必人人能爲之者然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自古大聖賢人言率性言盡性非爲人人足以爲主于氣

質中而率之盡之止為一二賢人君子言是不知天心危而道心微悉使天下凡有是性之人皆得全復之理制至危之欲究不能收成功則一之效大聖賢人亦何所見而必為已甚之說如此哉今吾儒言性止見性之不能率即見性之不能盡止見氣質之能主乎性中即見性之不能為主乎氣質中故不復以大聖賢人之說性者說性也雖然性之為性有知有覺而已非不可以有為然亦未可即謂有為者也（譬之作詩一字作十日然）夫（歎亦無此精警）子亦嘗有非道弘人之說矣若氣質則有動有作不

可聽彼有爲而可聽我有爲者也以有動有作合有知有覺而成其爲人如是以弘之乃足以弘之此夫子有人能弘道之說也苟徒以氣質爲主能與吾性並立不相下不能使性之知覺爲主勝其氣質而宰之以成其爲弘道之人雖百世而一聖千里而一賢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此吾儒舍知覺不論止見氣質之明者可以與知而昏者不可以與知止見氣質之強者可以與能而弱者不可以與能而性之不足爲主于氣質也明矣止見氣質之明與強者尚不足與

知與能而爲善見氣質之昏與弱者益不足與知與能不惟不爲善且爲不善而性之不足爲主于氣質也明矣以至下愚不肖其爲不善也若止有氣質而無性者然教之不改而誅之性之不足爲主于氣質也尤明矣于是求其說而不得不得不溯其有生之初必有是羊食越椒之氣質不可謂其無是性也而不能變之化之又不得不究其末終之日必有是桀紂盜跖之氣質不可謂其無是性也而終不能變之化之而性之不足爲主于氣質也明矣此紫陽亦謂

纔說性卽有氣質在其中纔說氣質有駁有雜卽性亦有欠有闕在其中而性與氣質如水之與火相攻相尅于天地生成此一人之身而未有已嗚呼苟如是而言性是止知性之不能有爲不足爲主于氣質中聖人嘗以非道弘人言之矣而不知性之不能有爲而自足以爲主于氣質中者聖人又未嘗不以人能弘道者言之也此古之大聖賢人其爲人之氣質慮之深而討之遠者亦已久矣以爲人之生也使有是知而無是氣以運用之則知亦隱而無所見之地

矣行是知而無是質以動作之則知亦虛而無所名之物矣故氣與質皆吾性之所必資以為行之之具者也性也氣質也與生俱生不可以先後言者也紫陽必以有是理有是氣為說謂理既生氣理亦管攝不來張程必以有是氣而行是理為說遂謂形而後有氣質善性亦隨之善氣質惡性亦隨而惡是徒知說性說氣質說先說後與大聖賢人言性言氣質一無當焉者也夫既以氣從理生為說是即氣之所生生于性之說也氣生于性性為氣本矣天下有本性

之氣而氣之為氣不一如性之為性者乎氣即不能如性之明覺而明覺所生之氣非昏濁之氣可知矣乃何以氣之清純者一如明覺之所生氣之昏濁者一如非明覺之所生乃云性生氣後性亦管攝不來是猶父既生子無論其肖與不肖未有子不聽命于父者也今以天下人之性必不能管攝天下人之氣猶天下人之子必不聽命于天下人之父以是而為氣質主張如此而天下之人尚有何性可主天下之言性尚有何性之可說乎夫既以形而後有為說是

即性之有有于氣質之說也性有于氣氣爲性配矣天下有配性之氣而性之爲性有不幸乎氣之爲氣者乎性即不有氣之駁雜而氣則必有性之靈覺其非一無靈覺也可知矣迺何以性止能從氣之純粹者與爲純粹不能從氣之駁雜者不與爲駁雜且云形而後有君子弗性焉是猶夫既有婦無論其淑與不淑未有不受制于夫者也今以天下人之氣必不受制于天下人之性猶天下人之婦必不受制于天下人之夫亦不得不言君子弗性而已而天下之人

尚有何性可主天下之言性尚有何性可說乎所以然者亦惟理生氣之言非大聖賢人之言乃老氏道生天地之言也以之說性勢必如老氏說道止有一混成無爲之物其他仁義禮知皆非其道所有亦不過天下有氣有質之人槩是混成之物爲之耳其所爲善者亦槩是性而爲之乎其所爲不善者非槩是混成而爲之耶紫陽亦不得不從委之管攝不來而巳矣形而後有之言非大聖賢人之言乃佛氏作用是性之言也以之說性勢必如佛氏說性止有湛然

粹然之心其他耳目口體皆非其性所有亦不過
下有氣有質之人含湛粹之心而御之耳其所爲善
者亦此作用是性爲之況其所爲不善非此作用是
性爲之耶横渠亦不得不徒委之君子弗性而已矣
夫紫陽先氣而言性非卑性而言之可謂尊性而言
之矣及一言氣而性之尊者反爲所紲而漫云管攝
不來横渠後氣質而言性非貴性而言之可謂賤性
而言之矣故其言性旣以此性在人而賤之自有彼
性在天而貴之而漫云君子弗性皆出不取大聖賢

人言性言氣質自以其言性者言性言氣質者言氣質不自知其不入老即入于佛而已矣又安得不取大聖賢人之言性者言之其言性也不過言其爲行知之物而已雖天之爲天亦惟言其知始不言其作成雖人之爲人亦惟以性之誠而明者言知不以致之明而誠言能所以然者以是性之良知必兼是氣之良能以成其爲人苟徒以是性之良知而不兼是氣之良能以求其爲成人亦未有能成其爲人者也人止知孟子言性有良知亦有良能而不知氣質雖

無良知亦有良能孩提之童非不知有他人而止知有親是爲良知非不能愛他人而止能愛其親卽爲良能此其性之良爲何如者哉卽其氣質之良爲何如者哉由是而知聖人之以變化氣質爲先者卽于孩提之良能而已變之化之而性之良知又何至不可爲主于性也哉故聖人視氣質之于性也猶天之必有地君之必有臣夫之必有婦也有天之知始而無地之作成而天道不可成矣有君之首出而無臣之輔相而君道不可成矣有夫之倡率而無婦之順

承而人道不可成矣故性本乎天而爲良知氣質資于性而爲良能人苟能從性之率于天與氣質之率于性而求之所知良所能良本是知而知之本是能而行之有何善非性之善有何善非氣質之善乎然而大聖賢人言性直以善言性言氣質不直以善言氣質以性本乎天之命不雜于陰陽五行氣質本天地之陰陽五行不能如性之本于天命純而不雜其理本如是也然而聖人非不知有是雜而不純之氣質一若不可以變之化之者終不以其雜而不純而

棄之也如言民有三疾以其雜而不純也而以疾稱之其疾之流而爲肆爲廉爲直雜則雜矣去純猶未（毋平青叙諸鼎娶波謂干唇使人舌橋而不下）遠也廼疾之可治也惟有是氣質而不變不化既不能變而爲善自必變而爲不善爲蕩爲詐爲忿戾豈復如昔之可治而治之者哉聖人於此不徒以其疾之有加于昔一如嘆有疾者嘆其有以其巳變于今反以嘆其有者嘆其亡是豈徒嘆氣質之亡而巳哉直嘆并其性而亡之矣蓋狂之爲肆不過好爲苟難行不掩言而巳變而爲蕩則登木而歌裸體而飲無

不爲之矣矜之爲廉不過一介不取有所不爲而已變而爲忿戾忤物疾人犯難殺身無所不至矣愚之爲直攘羊而証責善則離而已變而爲詐則王莽之比周公曹操之稱西伯無所不用其極矣聖人以爲昔之疾乃天之生是使疾也辟如人有癈疾決之潰之則爲無疾人矣今日無之有是疾一如無是疾其爲蕩也人不知其蕩彼且自以爲肆其爲詐爲忿戾也人不知其詐與忿戾彼且自以爲廉爲直充其人之所爲大憝元惡之所爲無不能爲之聖人于此必

不徒以罪氣質者罪之雖欲不以罪首惡者罪之不可得也今吾儒徒以性之本善不敢以罪氣質者罪性亦徒以性本善而又以為不善罪之是性又可以為不善之性矣不知性本不為不善之物而吾以不善為之辟如桀紂天所命之共主以其能率天下以仁也今不帥以仁而帥以暴直以殘賊一夫目之而不為過者也彼世之徒罪氣質而不敢罪性者亦可憬然而悟矣吾儒徒以氣質之不善不敢以罪性者敢于罪氣質亦止以氣質不善而不以為不善罪之

是氣質之本可爲不善者無不爲之矣不知氣質本可爲不善之物亦可爲善之物譬如由余百里皆虞戎贅命之所貲也彼棄其才而吾使各用其才直以伯臣良佐稱之而不爲過者也彼世之敢于歸罪氣質而不敢歸功于氣質者亦可憬然而悟矣

此專爲諸儒死執氣質不善性亦不善糾纏無已桂山說盡性無不善不將氣質亦本非不善拈出言之使其一無倚將棄擲之處眞神識眞神識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八

或曰吾子言人能弘道雖性之良知爲之亦必氣質之良能爲之似能之重于知也明矣聖人亦言知及不能仁守雖得必失是知之力必不及行之功而仁之守自勝于知之及宜氣質與性爲善則爲聖爲賢而有餘與性爲不善節爲下愚不肖而亦有餘矣然則知與能之力果孰强而孰弱而性與氣質之權亦孰輕而孰重乎余曰吾從諸儒以聖人言人性爲善遂止知性本乎天本無不善亦從而貴之以聖人止

言性貴不言氣質貴遂以人生昏愚柔弱必變之化之氣質爲不善亦從而賤之而不貴之始則因不可變化之人舉而歸諸氣質而疾之惡之推而極之又舉不可變化之氣質并歸諸性而疾之惡之而又增一可貴不可賤之性以歸于天此其說紛紜雜亂而未有已也余不得已而從人受于天者推論之不獨性爲天賦之良知卽氣質亦天賦之良能以爲能非知固不可以弘道而成人知非能亦不可以弘道而成人者此爲吾儒言性必執不變化之氣質足以陷

溺其性疾之已甚而云然也然吾言氣質之可爲良能豈徒指上哲之淸明不必變化者言之不指中下人重溺而難變難化者言之哉古者民有三疾求之聖人之門亦多有之矣柴之愚也參之魯也師之辟由之喭也聖人以中道變化之其上爲聞道之人其次亦皆行道之人茍從其受氣之後追論其受氣之先其去聖人生知安行大有間矣然聖人何嘗以氣質之不善爲不可變化而疾之惡之哉儒者推論及此鄙不必以爲陷溺其性之物亦何不可而必以爲

陷溺其性之物一若聖人之言性善亦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之性非悉舉而歸其罪于羊食越椒其人不可矣抑知柴而愚也愚也而不愚苟非柴而他人也愚則猶是愚也不可變而爲詐乎參而曾也曾也而不曾苟非參而他人也曾則猶是曾也不可變而爲莽乎師而辟也辟也而不辟苟非師而他人也辟則猶是辟也不可變而爲蕩乎由而喭也喭也而不喭苟非由而他人也喭則猶是喭也不可變而爲亂乎且不特此也商紂之氣質不可以聰明言太甲之

氣質不可以昏弱言所分者不在氣質在能變化與不能變化而已矣此吾以天生氣質屬良能而言者亦從其能與為善而言非從其能與為不善而言也若從其能與為不善而言是從其不與性為善而言也豈徒指其氣質而疾之惡之并指其性而疾之惡之矣此其性聖人豈真與所言繼善幸性有二性哉亦以自棄其性自蔑其性一如不得復有其性者耳豈以其人自失其性又從而罪其性之本不善哉豈以道不能弘人者又因人之不能弘道而并罪道之

不能弘人哉且人之有性旣已得之而又失之是性
亦可得可失不可終以善言之矣而聖人終必本天
而言善者何哉下愚不肖惡極罪大一旦能悔能改
而自復其初行道乞人羞惡猶存有時得生失死而
不易其志苟性之爲性非本有是善旣從其人陷溺
時失之何以又從其人陷溺後復之亦可知矣然則
孔子言人性爲貴亦指其能知言之耳吾子謂其兼
良能言之亦有說歟余曰乾雖至尊止言知始不兼
坤之作成言之是坤與乾亦兩大並立優此而絀于

彼優彼而紬于此之物矣何以言道止言天道言性止言天性其至尊無上如此哉不知乾之至尊而無上者坤之能未有不資乾之知以爲主者此人之所得而知之也而乾之知不必資坤之能以其知之自有其能而主之者其知其能皆乾之統而自有之此人之所不得而知也使乾以其知資爲物之始其從之者必待坤之能而始有以資之是乾之知不過止于知之而已而不知乾知之有其能者自在也故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乾之知仰言乾之

能也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言乾之知卽言乾之能也雖若兼乾之氣言之實本乾之道而言之也聖人言天之命如是言人之性亦如是者也聖人不思不勉言知也而從容中道其知之能也君子本天而有覺言知也而率之卽道者其知之能也學人本心而言誠言欺者言知也欺言毋欺獨言愼獨者其知之能也雖若兼人之氣質言之質本人之性而言之亦猶是也然則乾以其始之美利利天下而有其能似亦可不言坤之能矣而不知

有乾之知始又以其能始資之而後坤之資生一惟順承而爲之是又坤以其自有之能合德于乾而成載物之功也知此而性之良知不獨先氣質而有之性之良能亦先氣質而有之矣人之一身更有何者非天人之性哉乃儒者必以氣質善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性亦隨之而惡止以性爲無爲之物而不知性乃有爲之物止以氣質爲從惡如崩之物而不知氣質亦從善如登之物苟性與氣質之孰重而孰輕猶未分明況能知知與行之孰强而孰弱以盡聖人

弘道之功亦何可得哉

儒者論知能不能通徹究竟而論之皆由不能從聖人言語內反復求之執一語一事論一語一事此聖人有不啓不復予欲無言之歎也知有良能本在聖人尋常言語中非桂山創爲此說一一從聖人言語拈出示人桂山嘗自言吾著論三十餘萬言何能于聖人所言增益一字至哉言乎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九

然則聖人言知及之人雖得必失其于行之亟也如是子言性之知有其能似以苟能知之行亦非難此象山有專主德性之說也紫陽以問學力行與象山辯難互有異同其說可得而闢歟余曰從事聖人之徒各就其才識所近而專主一說即爲入道專主之說而不知皆諸子自主其說以爲入道之說雖由其說以入道未嘗不可以入道而非聖人必專主是說爲入道之說也中庸言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從容中道夫不思不勉而從容如是固從吾性本然之生知言之而得與中道人止知從氣質之安行言之而不知中庸以言誠言性亦止從生安之性言之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亦言性之有是良知必有是良能本如是也蓋誠之為言眞實無妄之謂也天之道也人以眞實無妄為道其得也得此眞實無妄之理必待思而始得之耶其中也中此眞實無妄之理必待勉而始得之耶其從容而自中于道也必待馴而習之久而化之由不從容而漸從容以中

之耶此天之道所以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也中庸指天之命言之即指人之性言之
指天之有知言之即指人之有覺言之指天命自然
之良知本有是自然之良能言之即指人性自然之
良知本有是自然之良能言之不兼天之氣而言之
不兼人之氣質而言之者也人止知中庸言誠未有
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而不知不兼生安之氣質言
之者以性可以誠言理也非氣也可以誠言者也氣
故觀乎此矣人不少其言
質不可以誠言氣也非理也不可以誠言者也苟以

性言誠而氣質亦與性俱言誠是天下人之性皆有其誠之性天下人之氣質亦皆有其誠之氣質亦何與氣即性性即氣之說又何庸分性于氣質而二之以明人之不能無聖狂賢否相去若是其甚也哉故以誠言誠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雖以性之良知言即以性之良能言非兼氣質而言良能以其由誠而明乃自然而誠自然而明謂之性也以誠之言誠則曰自明誠謂之教此雖以性之良知言亦未嘗不以性之良能言而未可即以性之良能言者以其猶有

是必變必化之氣質必變化而始能不若生安之不變化而自能故誠者能自成而誠之者必合人與己而始成乃勉然而誠亦勉然而能謂之教也乃人止知聖人之氣質有是生安之美能率其性而知之行之如是不知聖人之性有其誠率其生安自然之知而知之卽率其生安自然之能而行之特有是生安之氣質與性俱率而知之行之耳非卽是生安之氣質不必本性之自然能率而知之行之如是者也雖如天之有命其運行不已之道本如是特以其有是

輕清之氣高高在上運行而不已非高高在上輕清之氣不必有是運行不已之道而運行不已也嘗試與子取孟子養氣之說而推論之夫志氣之帥也故志一則動氣也志者心之所發性之所生也志爲氣帥以性率氣之謂也志一動氣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亦以性率氣之謂也若夫氣不過體之充焉而已雖氣一動志亦志不足以帥之而然耳其以能養稱者不獨孟子而已北宮黝孟施舍皆與孟賁同類之人也孟子所養至大至剛塞于天地如是而黝與舍之

徒不過剌揭乘敵三軍而已其差別豈在乎氣哉孟子配義與道以志帥之二子不能配義與道以氣養之以氣帥之而已豈孟子天稟之氣獨異乎二子耶此亦可知性之良能志一動氣之良能乃本然之良能氣質之良能氣一動志之良能未嘗不本性之良能以爲良能其相去有天壤之別者亦舖是耳孟子以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而可之者以心之不動不必定求于氣此卽余性有良能之說也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能養其氣而心之不動益大益剛此卽余氣

有良能之說也人惟以良能乃生安之氣有之不知生安之性能有之彼至聖至誠亦有是至美之氣質而見其良能亦至聖至誠以其性之良能宰之而氣

字字精義入神

質與爲同功焉耳苟非吾性之良能宰之人心一入允執無由卽至粹美之氣質亦如頑冥之氣質其能未嘗不在也又何良之足云哉行道乞人有是至不美而不可用之氣質而不見其良能亦行道乞人失其性之良知無以宰之而氣質與同過焉耳苟以吾性之良知宰之呼爾蹴爾生死不屑卽至不美之氣

質亦如高明之氣質其能又未嘗不在也又何不良之足云哉知此而性之足以爲主于氣質者何如又豈獨氣質之無知以吾性之良知主之而已哉卽氣質之本有其能亦以吾性之良能爲主而爲之綱乎其有餘矣諸儒必死執浮明强弱以區別其氣質者區別其性豈得爲善言性者耶

講至誠者之良能不屬生安之氣質此與析毫髮厘之知量矣至性可以誠言氣質不可以誠言千古至理包藏聖人不言中而桂山發之至孟子發

氣至精至粹之論非經桂山一闢發讀孟子真如雲霧中見日月那能見日之真體

太極圖說辨性論五十

然則象山尊德爲主亦必有見于此而紫陽力行是尚亦似以變化氣質爲難皆有所主以入道後之學者多左朱而右陸何耶余曰聖人教人必有次序亦因乎其人與因乎其時故其先知而後行先行而後言教及門以教天下各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教人莫先于知豈有二耶然而三代以上之民風猶淳其君子樸而直其小人愿而信上之人以言語文

鮮教人少一以身先之上作下效風行草偃此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如是也其能率者禮樂足以齊之其不率者刑罰足以防之其時行不著習不察終身不知其爲道皆可由不可知之民也故三代之聖君賢相必以覺民爲先三代而後聖君賢相不能相繼而作書詩禮樂雖極明備作師之道不復統于上而移于下人自爲師家自有術鄉社國學蔚蔚彬彬豈乏秀民上無身教之君下無身教之師能言而行不逮之人不復得而愧厲之矣加以曲學異端言麗

行雜引而去之豈徒五禮六樂不足以閑之即五刑三千亦不足以制之矣孔子生其時立教誨人不過言行二者而已即其及門弟子誰非秀出人羣之龍而言過其實亦多有之不患其不能知而患其不能行此亦其時有不同而其人亦有不同如是也使孔子徒以性與天道日與弟子諄諄然說之此亦何異後世聚生徒立講堂不過發明性道著爲語錄豈必無稗于人心無補于世教而爲之哉其于致知力行希賢希聖無愧孔孟之教旨以造就人才亦已疎矣

此聖人于訥言敏行耳提面命至再至三而不能已已也然而聖人之教以力行豈徒若上之人教天下之凡民規規然從之硜硜然守之苟能行之不必其知之也耶雖日以行教之未嘗不日以知教之也雖日以所未知教之未嘗不日以所未行教之也非若後世講學聚徒止問其人之能知與不能知不問其行之能行與不能行徒以知可驟及行必漸進以藉其口爲寬假之地而已矣故教以今日之所知即爲今日之所行今日一事一理之所知即爲今日一事

一理之所行今日之知亦三隅反之知也必非後日之所行如是而已者也吾惟以今日之行行其所知而已後日之行亦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行也必非今日之所知如是而已者也吾惟以今日之行行其所知而已雖有聞一知二之賜聞一知十之回亦就其能行所聞而許之不就其能知所聞而許之此終日與言卽許其足發終身教恕不許其能及此皆聖人因其人與其時遇變而爲之者如是耳至其主以敎人力行者無論中人上下不問其氣質如何使盡

其自有之良能。至眞切而愼且重者。莫大于求仁。亦莫先于求仁。蓋仁之爲仁。其見于事者。莫不從存于心而發之人。有終日爲仁。無一非仁之事。退而自省。

一部論語。不過數行貫明。何須更從聖人言語外

無一是仁之心。故聖人教人。無一人不教以求仁而

增益一字

無一人許以能仁。以仁之理存于心。非由心而發者。不可謂之仁之理。仁之力亦存于心。非由心而致者。不可謂之仁之力。心者統乎性之理而有之。而主乎衆理者。莫大于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心者又統乎性之力而有之。而率之自

有其能者莫先于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聖門弟子孰不求仁顏子而外無一許焉其難能如是乃曰欲仁仁至力無不足又易若反掌者何哉以性之（此段總言人之註疏明叙人爲仁之大略）有心心之有力以是心是力而求仁乃由己而求之非由人而求之之可比也以是心是力而爲仁乃由己而爲之非由人而爲之之可及也故曰仁者人也猶言仁者己也人之爲人猶言己之爲己也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象山知良知不能本是良能而實致

之不免行不逮言之過此世以宗門之言心性求明求見而謂道在是者比之也紫陽知良能不能推其良知而極至之不免能立而不能不惑之過此世以西河之于聖人篤信謹守而謂道在是者比之也余所爲從事聖門各主一說自以爲入道者也苟能知吾性之自有其知能以其力推致之以求至乎其極雖愚必明雖柔必强又何徒指生安自委于無能坐使困勉之徒收成功則一之效者不復可見豈非諸儒主張氣質太過者爲之耶

此皆孔孟大聖賢教人精微至蘊日在口中提醒

然人讀者習而不察桂山非聖門過來人安得有此

堯舜人皆可

必把門氣質

肝不

太極圖說辨性論五十一

然則夫子旣言生安困勉成功則一孟子亦言聖如堯舜人皆可爲紫陽乃以世之大聖賢人能有幾人必謂氣質使然何耶余曰孔孟之爲是言豈其以人所不能爲之事○託之空言以勉人而已哉○亦以天下知愚賢不肖之人○有是可爲之理○即有是可爲之事前此作君之聖人○能使民爲之而效○後此作師之聖人能使人爲之而無不效○而始有是言耳三代以上賢聖之君皆因其民未失其良知良能率而教之故

生安困勉可爲堯舜之說其效于前者如是其易也三代以下孔孟之師不問其良知良能失與未失而敎以復之故生安困勉可爲堯舜之說其效于後者亦如是其易也世世之儒者求其民未失之良心欲如三代以上率之而不能率者既無以得之求其人已失之良心欲如三代以下復之而不能復者又無以得之徒執生斯世爲斯世之人不獨愚不肖之性不能率之復之而敎之即賢知之性亦若不能率之復之而敎之者以爲天之生是氣質使然吾如彼何哉

是徒就一己所値之時與其人就一己所能教以教人者論之說之未嘗追論三代以上之君師因人性自有之良知良能所以率之復之者深思之耳夫旣

筆二字文理其不劈風折盡處光明徹日遒敘不

不能深思而得之而不以其自爲論說者諭之說之

見而仰之

雖無三代以上之聖人能及其民未失之性率之而敎之猶望天下後世在上者苟有堯舜禹湯文武其人一旦能立其敎而率之安知唐虞三代之治化不復見于今日哉卽終無其人其治化終不可復見而其因民未失是性率而敎之之道自在如日星之炳

熄于天地間其道猶未亡也雖無三代以下之聖人能取其未失之性而率之已失之性而復之猶望天下後世在下者苟有孔孟其人一旦能立其教而率者率之復者復之安知鄒魯之教化不復見于今日哉即終無其人其教化終不可見而因其人性之未失已失教以率而復之之道自在亦如日星炳烺于天地間其人亡其道未亡也今世之儒者旣不本古作君作師其所以因時而善用其人性之理又不知已之聚徒講學不能因其時與其人以復其性而變

化其弟子徒執一氣質之說以限天下有是良知良能之人以沒天下有是良知良能之性三代作君之道徒使蔽塞而不明三代作師之道亦疑迂疎而無實祇謂數千百年以來大聖大賢非人所及下愚不肖天實為之其于論世論人既已疎忽如此而盡性至命見性明心自謂探索有加亦執理而未能窮理之過也子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是謂困勉之庸人其成功也一如生安之聖人耶聖如堯舜人人可為是謂百千萬億之庸人其能為也無非百千萬億之

堯舜耶。如是則吾儒以氣質之論論庸人謂天下性有幾聖幾賢而不然。其說者即以大聖賢人性善之論論庸人謂天下無非盡性皆可爲聖人爲賢人其說豈盡爲然哉。不知大聖賢人有是言必有是理有是理必有是事通古今統人羣無時不然無人不然而後始有是言以垂訓于天下者也蓋聖人之與庸人氣質不同而同者性也聖人豈不自知氣質之清明強固其迥絶于庸人者。寧可以數計哉。乃其自視一無異于庸人而日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我非生而

知之者聖人豈徒虛以下人不自滿假如是哉不加聖人知庸人之有性一如吾之有性此不加增彼不加損徒以人之爲人惟性之爲貴始成其爲人非氣質之爲貴而始成其爲人也吾安得獨有其氣質而遂成其爲人哉辟如唐虞三代之聖人身居天子之尊自視直如匹夫舜以有虞之帝未嘗自忘其深山之野人禹以夏后氏之王未嘗自忘其蛇族之罪人以吾爲天子與野人罪人不同而吾爲聖人則不以天子而爲聖人野人罪人而不爲聖人則同也故聖

妙喻

人之不以天子有加于人一如不以氣質有加于人類如是也古作君作師之聖人其教賢知之人以率其性與教愚不肖之人以復其性如射之有鵠無知愚賢不肖之人莫不教以引弓貫矢而射之其能中者固中道之人其或過或不及而不能中亦皆引弓貫矢望鵠而思中之人也聖人能引而發之不能引而中之豈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大聖賢人其教人也

過偏之言無往不合

必能使之無一不爲大聖賢人始爲修道謂教也乎哉虞廷之五臣吾不得而差次之矣九官十二牧入

元八愷之儔能與五臣無差次允執厥中而無愧者
耶孔門如顏曾弟子吾不得而差次之矣四科之人
七十子之徒能與顏曾一無差次傳一貫而無愧者
耶且唐虞擊壤之民鼓腹之老歌不識不知帝力何
有者非終身由道之民耶其在聖門宰我之不仁子
貢之不知樊遲之呼小人冉求之力不足豈皆不列
于宮牆之內者耶從古作君作師之人能取人人自
有之知而引之卽能取人人自有之力而引之矣能
取人人日用常行之道而引之卽能取人人事天立

命之性而引之矣辟如同爲行百里之人或至焉或不至焉其爲百里七八十里五六十里不同而其皆由是道而求至之人則一也顔冉之早夭不得爲聖人其爲聖人則已有餘矣樂正子之爲善人信人未得爲美大聖神之人而能爲美大聖神其始基則已正矣然則孔子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雖魯哀之愚柔而能明能强舉文武之政亦無愧乎文武之人孟子以聖如堯舜人皆可爲雖曹交之服其服言其言而能孝能弟行堯舜之道亦何愧乎堯舜之人乃儒

者言帝王必以堯舜爲主言聖賢必以孔孟爲歸不問其能及不能及與有及有不及必引繩切墨而論之徒謂生民以來有幾堯舜幾孔孟其人哉孔子教人成功則一而不及孔子教人者必曰成功必不一孟子教人可爲堯舜而不及孟子教人者必曰堯舜必不能爲徒執一天生智愚賢不肖自然一定之人謂其受生以來本是如此吾如彼何以維天賦是性于先使率是性而爲之者直置不問且以聖人立是教于後使修是道而爲之者亦直置不問自古大聖

人有性又有教有教又有性由吾儒言之必使無性亦無教無教亦無性而後已既不能令人自成其已又不能以我兼成其人又何取氣質之說之陷溺人心流禍一至于此也耶

桂山論性三十篇十餘萬言皆爲氣質言性竊哭流涕而論之止因將釋氏無心無性撞入空虛寂滅中說得無聲無臭妙不可言遂以知覺運動混入氣質亦如彼言作用是性墜其塵霧中迷而不悟爲補聖賢說性所未備說而又說繆而又繆每讀一篇輒手錄之雖十日讀猶不能已也